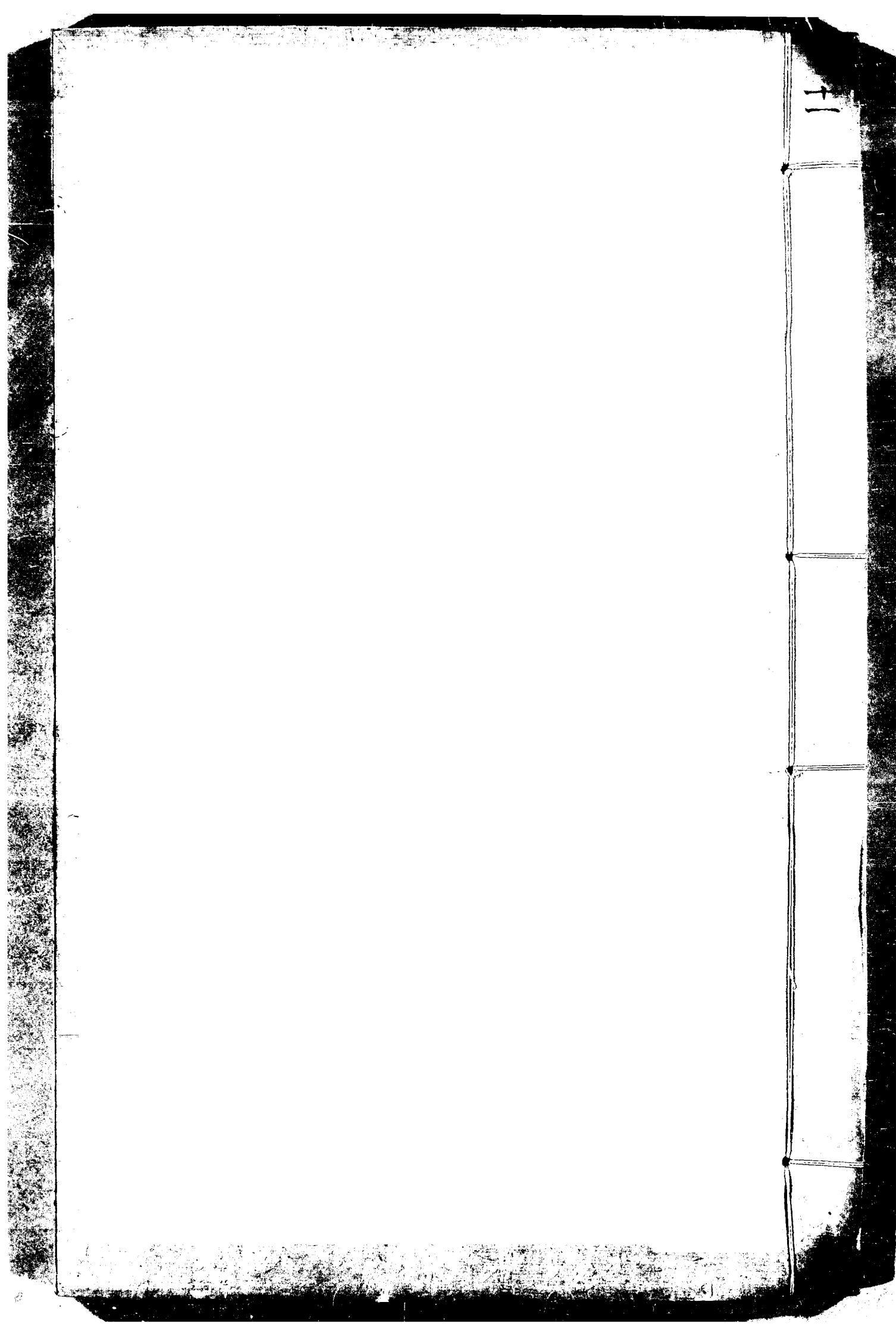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

題跋

雜文

書赤壁賦後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由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皆出上有棲鶻亦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
會范子豐兄弟來求書字遂書以寄之李字公達云
元豐六年八月五日

書子由君子泉銘後

孟君鄆人名震及進士第爲承議郎子由旣爲此文
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曰名者物之累也乃書以
遺之元豐六年十一月九日題

書黃道輔品茶要錄後

物有畛而理無方窮天下之辯不足以盡一物之理
達者寓物以發其辯則一物之變可以盡南山之竹
學者觀物之極而游於物之表則何求而不得故輪
扁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庖丁自技而進乎道由此
其選也黃君道輔諱儒建安人博學能文淡然精深
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錄十篇委曲微妙皆陸鴻漸
以來論茶者所未及非至靜無求虛中不畱烏能察
物之情如此其詳哉昔張機有精理而韻不能高故
卒爲名醫今道輔無所發其辯而寓之於茶爲世外
淡薄之好此以高韻輔精理者予悲其不幸早亡獨
此書傳於世故發其篇末云

記夢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曰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已進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青黃之好本出泥塗成毀湏臾之間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後當有怒者傍一吏不妨不妨此事喚醒它

書呪語贈王君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一法爲里人療疾駭邪僕嘗傳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歿我我是未歿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書李志中文後

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海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子由五月九日過新吳見縣令李君志中同謁劉直君祠酌丹井飲之明日夏至遊寶雲寺此君亭觀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眉陽蘇軾書

跋鄧慎思石刻

軾在黃州見鄧慎思學士扶護先太夫人喪歸葬長沙飲食起居哀慕之間皆應古禮凡可以顯揚前人者君必盡力求之期得而後已嗚呼可謂孝矣今復觀此石刻益嗟歎之不足元祐元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軾書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跋送石昌言引

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虜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歿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虜憤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歿扞彥國者也其爲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元祐三年九月初一日題

跋魯直李氏傳

李如埴之妹旣笄發病見前世冤對日夜咎之遂歸誠佛法夢中見佛與受戒平遣冤者李因蔬食不嫁黃魯直爲記僕題其後云

跋進士題目後

元祐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殿學士范鎮所進新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皆特時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而邊臣方持其議相與徃返未決也故進士作延和殿奏新樂賦款塞來享詩云翰林學士蘇軾記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雖吾亦不能知也

跋邢敦夫南征記

邢敦夫自爲童子所與游皆諸公長者其志豈獨蘄以文稱而已哉一日不見遂與草木俱盡故魯直無咎諸人哭之皆過時而哀今觀此文亦足少慰舊賞見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爲故

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吾於敦夫亦不足也
元祐四年四月十六日

記朱炎禪頌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者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云此身歿後此心在何江云此身未歿此心在何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無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立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書破地獄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一
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
問薦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後見亡者寶
冠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軾問之佛印禪師佛印
聞之范堯夫

改觀音經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
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
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世之心哉今
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
總沒事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
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
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
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則是見性不緣眼有
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
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
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
身何謂所見是化身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
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

身愈明如此是否

記表宏論佛

表宏漢記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爲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歿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煉精養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先生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也雖若淺近而大略具是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爾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侯庖中饌之百方鹿之所食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記佛語

佛告阿難使汝流轉心目之罪人能降伏此兩物卽去道不遠矣心旣降伏目亦自定不須雙言但此兩物常相表裏故佛云余也佛言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况我在此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賢愚得喪所計幾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補神明照遣虛妄以識知本性差爲着身要事也

書慶祭句芒文

予在黃州慶黑肥吏以一幅紙請祭春牛文却之不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一
可去欲得一佳文予笑而從之云三陽旣至庶草將
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
毀湏臾之間誰爲愠喜傍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愠
者其一云不害久已忘之參寥能具道乃復錄之今
歲立春便可用也苞按重出小異

跋劉咸臨墓記

魯直事佛謹甚作劉咸臨墓誌咸臨不喜佛而其父
道原尤甚道原之真茹荼噬雪竹折玉裂也終身守
之而不易可不謂戒且定乎予觀范景仁歐陽永叔
司馬君實皆不事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
成就皆佛法也梁武帝築浮山堰灌壽春以取中原
一夕殺數萬人乃以麴牲供宗廟得爲知佛乎以是
知世之喜佛者未必多而所不喜佛者未易少也

書松醪賦後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及將赴中山傳
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
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
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
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
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一
杭州程奕鼠須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
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
得矣予亦竊聞其一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
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
從也

書六賦後

予中子迨本相從英州舟行已至姑孰而予道貶建
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
而使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爲楚詞
有世外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紹聖元年六月

二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跋所書東臯子傳

紹聖二年正月十六日方讀東臯子傳而梅州送酒
者適至獨嘗一盃徑醉遂書此紙以寄潭使君

跋子由老子解後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
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
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
特奇

跋張廣州書

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真珠香藥極有亦有閑錢但忝市舶使不欲効前人自污爾有唐三百年惟宋璟盧奐李朝隱治廣以廉潔稱吾宋無聞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喜聞也繁廉哲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安豈細事哉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崑崙寶今四海財幾萬里今歲一來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蓋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廣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

書贈邵道士

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踈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題所作書易傳論語說

孔壁汲冢竹間科斗皆漆書也終於蠹壤景鍾石鼓益堅古人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書羅漢頌後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四十一
佛弟子蘇軾自海南還道過清遠峽寶林寺敬頌禪
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跋石鍾山記後

錢唐南東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崑中皆自然宮商又
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
磊如牛羊其聲空礫然真若鍾聲乃知莊生所謂天
籟者蓋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自海
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鍾山記復書
其末

題劉壯輿文編後

今日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壯輿
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
能及君耶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二日書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一

題跋詩詞

書蘇李詩後

此李少卿贈蘇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而久廢作詩念無以道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盡意者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春秋之時三百六篇皆可以見志不必已作也

書鷄鳴歌

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四十一
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高下如鷄
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相似但極鄙野
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朱雀
門外專候鷄鳴又應劭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
記曰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緱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
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
說余今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
記陽關第四聲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通一首言
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語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
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
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
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
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
關第四聲注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
第一句疊則此句爲第五聲矣今爲第四聲則第一
不疊審矣

書孟東野詩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
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

憲遂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題孟郊詩

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始覺此詩之妙

記永叔評孟郊詩

歐陽永叔嘗云孟東野詩雖遠雖有絲木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不得多少

書淵明飲酒詩後

顏生稱爲仁樂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然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許多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酒客令書此詩因題其後

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題淵明詩

陶靖節云平疇返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偶耕植

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又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無憂物適我遺世情
一觴聊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鳥趨林鳴
嘯傲東窗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
生則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

題淵明詠二疎詩

此淵明詠二疎也淵明未嘗出二疎旣出而知返其
志一也或以謂旣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

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題淵明飲酒詩後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
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一篇神氣
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
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按

重出
小異

題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無當齊梁文章衰
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五言皆僞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嘉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

題鮑明遠詩

舟中讀鮑明遠詩有字謎三首飛泉仰流者舊說是井字一云乾之一九隻立無耦坤之六二宛然雙宿是三字一云頭如刀尾別鉤中間橫廣四角六抽右畔負兩刃左邊屬雙牛當是龜字也

書謝瞻詩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曰苛慝暴三殤謂上中下三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歿於是謂夫與婦爲殤此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語如此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題蔡琰詩

劉子玄辯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予因悟陵與武贈答五言亦後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五
人所擬今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辭明白感慨頗類世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涵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必在父歿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疎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書文選後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微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敝聲也兩手之間遠則有敝故云間遼則音痺微鳴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則微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鳴鹿鳴鷄游絃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特此一曲爾而汪云八曲其它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大可笑相如賦首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賦序耶其他謬陋不一聊舉其一耳

題溫庭筠湖陰曲後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蕪湖東承天院僧蘊相因通直郎劉君誼以書請於軾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爲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君瀚爲致其書且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乃書以遺湘使刻之汝州團練副使員外蜀蘇軾書

書李白十詠

過姑叔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是爲厲鬼所感而歿今觀此詩正如此而以比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鬼之罪

書太白廣武戰場詩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豐子成名豈謂沛公豐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豐子者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游京口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因題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迹了未刊方其壯盛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豐子狂言非至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於放酒耳何至以沛公爲鹽子乎

書李白集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貫休齊已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卒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者耶

記太白詩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此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余在都下見有一人携一紙文書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記太白詩

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惟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明霞縹緲上下村旣歿明月魄無彼玻璃魂

念此一脫洒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
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絲得雙鯉中有三元章
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妙意不可量
金刀割青素靈文爛煌煌燕服十二鵲想見仙人房
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喜變化化作梅花粧
遺我纍纍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裾間襠
揖余以辭去談笑聞餘香余項在京師有道人相訪
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
此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

書學太白詩

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異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
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准律
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及豁達李老作黃鶴樓
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一
場決殺也醉中聊爲一笑

書諸集僞謬

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
大率相似如蘇子美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
坐貌彌精語旣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近見曾子
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

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知者
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
俗無知者所託尤不足多怪

書諸集改字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
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也自余少時見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
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
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
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
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
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
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
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一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二

題跋

詩詞

書退之詩

韓退之游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退之詩乃謂此也

又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爲身官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記退之拋青春句

韓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便醺人近世裴鉞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辨杜子美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舛缺離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且禽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一二

數也嚴武在蜀雖橫劍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嘆子美詩跋蹇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何耶子美有我自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辨殆必有折衷之

○ 記子美八圖詩

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多誤會子詩八陣圖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害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猶不忘詩區區自明其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書子美自平詩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有取珠

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笑也

書子美雲安詩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

書子美驄馬行

余在岐下見秦州一馬驤如牛額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驤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驤礮礮連錢動當作驤

書子美黃四娘詩

子美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東坡云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書子美屏跡詩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鶯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

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
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爲盜。被盜者爲失主。
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
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

記子美陋句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
呀帆。忽遇颶。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疑恐泥。
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最其
瑕。謫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善也。

記子美逸詩

聞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
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崑蜜松花熟。山盃竹葉春。柴門
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予與劉斯立得之於管
城人家。葉子冊中題云。杜員外詩集名甫字子美。其
餘諸篇語不多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安得愁中却
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興叔云天興人。掘得此詩。石
刻與此少異。崑蜜松花。古村醪竹葉。春柴門了生事。
園綺未稱臣。

評子美詩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
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契稷
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書子美憶昔詩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
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
儀奪兵權入宿衛也

雜書子美詩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
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
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
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

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
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
洗兵馬行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
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
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
今爲時所憐後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驕益愁思身廢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
見幽州騎長駟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
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
校有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
也

書柳公權聯句

貴公子雪中飲醉餘倚檻風曰爽哉快哉左右有泣
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
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
王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有之
知者以爲諷也知之者以爲諷也唐文宗詩曰人皆
若熱炎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
閣生微涼惜乎時無宋玉在其傍也

書韓定辭馬郁詩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
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
草綿綿思盡日相逢陟麗譙別後雄谿山上望羨君
時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卽席
酬之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更多盛德好將
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坐中賓客靡不欽訝稱爲

妙句然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品或以金銀飾或用班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之譽振於九江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卽付雪兒協音律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六曾有人誤墜其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九仙館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後問郁巘嵒山今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書李主詩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雲空林有雪相待古路無人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辭豈非遭離世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

書李主詞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

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願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書柳子厚詩

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真若劒鉞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柳子云海上尖峯若劒鉞秋來處處割人腸若爲化作身千億遍上峯頭望故鄉

題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云鶴鳴楚山靜又云隱憂倦永夜東坡曰

子厚此詩遠出靈運上

又

詩須要有爲而作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書子厚夢得造語

每風自四山而下震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蒨勃薺氣柳子厚劉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嘻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夾起拾彩翠于沙礫亦妙語也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評韓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內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而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書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莢笙葵扇安敢當不知莢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簞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莢笙以竹爲簞也梁簡文荅南王餉書云五離九折出莢枝之翠笋乃謂莢枝竹簞也莢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歌

記樂大詩西掖通東省

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窓東通奇省與李常使隔窓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書樂天香山寺詩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游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哉蓋悲之也

書常建詩

常建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公最愛重以爲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耶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二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三

題跋 詩詞

書韓李詞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盃便醉作字數紙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不如韓愈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山也

錄陶淵明詩

清晨聞扣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垂縵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棲
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已誰非迷且共勸此飲吾駕不可回
此詩叔弼愛之予亦愛之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
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心予以謂寧逆人也故
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

書淵明詩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不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覽淵明此詩相與大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
所媿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五日李端叔王幾仁
孫子發皆在東坡記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
哀哉哀哉非獨予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
生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書淵明詩飲酒後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軀化消其實寶不過軀軀化
則寶已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書淵明詩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詩偶有佳酒無夕不傾碩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

陶詩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少時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飲百許盞然醉後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澹然與平時無少異也若僕者又何其不能飲飲二盞而醉醉中味與數君無異亦所美爾

書薛能茶詩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書樂天詩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鍾清下界聞遙想高僧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唐韞光禪

師自錢塘天竺來住此山樂夫守蘇日以此詩寄之
慶曆中先君遊此山猶見樂天真跡後四十七年軾
南遷過虔復經此寺徒見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
十七日

書玉川子詩論李忠臣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
婁生瘵尸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
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龕
暴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卽日起
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
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
川子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書日月蝕詩

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
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鳥也此固因俚說以寓
其意也戰國策曰日月暉于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
當矣

書盧仝詩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吾今謫嶺南萬戶酒家
有一婢昔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暖自今當不乏酒

東坡先生集 卷之四 四
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國矣

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
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
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
此一段我卽淵明淵明卽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
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旣
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

書淵明酌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每熱七八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
清涼時今 忍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頤念茲歲屈指
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
爲惕然也

書柳子厚南澗詩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回風一蕭索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披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末路少所宜
寂寞竟何事遲回只自知誰歟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可以日飲無何其去禁酒國矣

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
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
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
此一段我卽淵明淵明卽我也紹聖二年二月十一
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旣
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

書淵明酌劉柴桑詩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日不解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
清涼時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頓念茲歲屈指
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
爲惕然也

書柳子厚南澗詩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回風一蕭索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披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末路少所宜
寂寞竟何事遲回只自知誰歟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餘大率類此紹聖三年三月六日

對韓柳詩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羣山若劒鐔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云當時不相計會好做成一屬對東坡爲之對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鐔山此可編入詩話也

書李嶠詩

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荆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祇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李嶠詩也蓋當時未有太白子美故嶠輩得稱雄耳其遭離世故不得不爾雨中聞鈴且猶涕下嶠詩可不如撼鈴耶以此論工拙殆未可也

書賀遂亮詩

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何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淨霜景墜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也成都學館記遂亮撰頗有意書書詞皆奇雅有法學患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國史補得此詩乃爲錄之

書董京詩

晉史董京字威輦作詩荅孫子荆其畧曰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威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輦感而去京之意蓋曰以魚鳥自觀雖萬世而不悟其非也我所以能知魚鳥之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欲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爲亦欲如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人也哀世俗不悟其語故粗爲說之戊寅九月八日

書杜子美詩

崔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無歸楫牛衣臥春鷗洗翅呼聞上急水旱作恥平途萬里皇華使爲僚記腐儒此杜子美詩也沈佺期回波詩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易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舶信到得柴胡等藥偶錄此詩遣悶已卯正月十三日久旱微雨陰翳未快

書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

學記時時載之

書韋蘇州詩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景文處景文死不知今在誰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杜子美詩後

葭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當供給至老隻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勦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塩井面粧手飾雜啼痕地徧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諭父老然亦未易變其俗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十七日

書司空圖詩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于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其聲在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丑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惟聞其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書鄭谷詩

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扁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已。

書梵志詩

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裏。每人吃一箇。嫌無滋味已。且爲餽草當使誰食之。爲易其後兩句云。預先著酒洗。圖教有滋味。

書柳子厚詩

柳柳州詩。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病中見寄。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中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珮酬。碧霄無枉路。徒此助離憂。元符己卯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龍川信。寄此紙。試書此篇。

書柳子厚詩後

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僭耳。日與予相從。至庚辰。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
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
十一日書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四

題跋詩詞

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

始予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屢覓公得勤之
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熙寧辛亥余出倅錢塘過汝因
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不及月以牘日見勤於孤
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
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
孤山下不復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
此詩蓋公之真迹讀之流涕而勤請余題其後云

書贈法通師詩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羶
鎖料得而今似我能僕偶云通師子不脫屣場屋今
何爲戾柳子玉云不過似我能因戲作此詩熙寧七
年二月日

題鮮于子駿八詠後

始予過益昌子駿始漕利路其後八年予守膠西而
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
其人刻意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
峽地瘠民貧役重其推行爲尤難子駿世家南隆

族故人散處所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
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
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
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於其手吏民舉欣欣然
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
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
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
昌之人使刻於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記子由詩

八月四日與子由同來留小詩三首葱蒨門前路行

穿翠密中却來堂上看崑谷意無窮天矯庭中栢枯
枝鵲踏消瘦皮纏鶴骨高頂轉龍腰窈窕山頭井泉
通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子由和云岵嵒
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遠長教眼力窮盤曲
山前路流年向此消興亡須一吊范叟卧山腰孤絕
山南寺僧居無限清不知行道處空聽暮鍾聲子由
詩過吾遠甚熙寧十年八月四日子瞻

書諸公送見繹先生詩後

見繹先生旣歿三十余年軾始從其子復游雖不識
其人而得其爲人先生爲閬中主簿以詩餞行者凡
二十餘人皆一時豪傑名勝之流自景祐至今凡四
十餘年而凋喪殆盡獨張君宗益在耳懷先生之盛
德想諸賢之遺烈悼歲月之不屈感人事之屢變故
書其末使後生想見其風流云耳

題文潞公詩

送時郎中詩云一從辭盡省游歲守坤維久浹于藩
任常分乃眷思六條遵漢寄千里奉堯咨按部壺漿
擁行春茜旆隨握蘭班已峻拔碓化方施吏服蒲鞭
耻童懷竹馬期不藏金似粟傾降雨如絲每見求民
瘼寧聞拾路遺責躬還掩閣察吏更褰帷好續循良

傳宜刊德政碑姦邪隨草靡權黠望風移渤海繩皆
治葵丘戍及朞佩牛登富庶負虎變淳熙雲路徵賢
日星郎拱極時將升嚴助室暫輟阮咸麾邈鄧舟停
水思何詠載岐魚城初解印鳳闕卽移墀曲榭青雲
路離筵白紵詞璫簪縈別恨金酒折芳枝從此三巴
俗多吟蔽芾詩軾嘗得聞潞公之語矣其雄才遠度
固非小子所能窺測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來出入
馳騁畧無遺者下迨曲枝小數靡不究悉雖篤學專
門之師莫能與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豈勲德所掩
覆故耶今觀其幼時詩精審研密句句皆有所考
其積之久也矣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書

自記吳興詩

僕爲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窓幽更
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記所作詩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
我此何求吾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
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
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
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

礪其齒

題楊朴妻詩

真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
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否朴言無有惟臣
妻一絕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
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
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
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願老妻日子獨不能如楊處士
妻作一詩送我乎不覺失笑予乃出

書曹希蘊詩

近世有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
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
東牆此語甚工

書章啓詩

章啓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晚用
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
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
哈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土寧答曰手持東嶽
送來書啓大驚不知其所自也未幾啓果死

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爲陝西一幕官而死旼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評杜默詩

石介作三豪詩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字師雄者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夫子門前大虫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東京學究飲私酒食瘡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書程遵度詩

佳城鬱鬱頽寒煙飢雛乳獸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掛

枕霜拱木落鴈橫天浮雲西去不復返落日東逝隨
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蟪蛄論大年翟遵度自
兒童已能屬文落落有聲一夕夢子美誦平生所爲
詩皆集中所無者覺而記兩句後遂續之云耳

題子明詩後并魯直跋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游
者眉之驀願山觀侯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
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
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
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

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
爲世之廢物矣乃知二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
也

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今年有孫汝楫登
進士第東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
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魯直題

題和王鞏六詩後

詩見前集第十二卷

僕文章雖不逮馮衍而慷慨大節乃不愧此翁衍逢
世祖英睿好士而獨不遇流離擯逐與僕相似而衍
妻悍妬甚僕少此一事故有勝敬通之句

記參寥詩

昨夜夢參寥師手携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
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
火固新矣泉何故新荅云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一
詩以記其事

題陳吏部詩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
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殆盡能稱
誦公者漸不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况
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軾
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畧云

記夢中裙帶詞

軾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妃
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柯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
漪漪水皺六銖縷縷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
搖聲元豐五年十月七日書

苞按凡三
出各小異

書子由荅孔平仲二偈後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以我觀之
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
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只有

除翳藥何曾有求明方明若可求卽還是翳固不可
於翳中求明卽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
頽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貓兒狗子得飽熟
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
豈可謂貓兒狗子已入佛地故凡學者但當觀志除
愛自麤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除弟以教
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悚然更以
問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歐詈聲飛灰火如
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
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沙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
求常患不見今日閑裏忽捉得夢子如何如何元豐
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已封書訖復以此寄子由

記夢詩文

昨夜欲曉夢客有携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
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
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
所以不修以賊其牛元豐七年三月十二日

記夢中句

昨日夢人告我云知真饗佛壽識妄喫天厨余甚領
其意或曰真卽饗佛壽不妄喫天厨余曰真卽是佛

不妄卽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余言

書清泉寺詞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余將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時善鑿而龔安時雖龔而穎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深意余戲之云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流余作歌曰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

雞是日極歡而歸

書贈陳季常詩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旣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

書遵師詩

游湯泉覽留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戲作一絕荅云石頭無口口無根自在流

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元豐七年五月十三日

書葛道純詩後

淙流絕壁散靈烟翠洞深崑際松風清飄飄洒塵襟
觀蘿玩猿鳥解組傲園林茶果邀真侶觴酌洽同心
曠歲懷茲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笛一寫山水音
與高安葛格道純同游廬山簡寂觀道純誦此詩請
書之石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
和仲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
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
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游可怪深山
裏人人識故侯既而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句云青
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迎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
云自昔懷清賞神遊杳藹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
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
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元寺主求詩爲作
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
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

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十一
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
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
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
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

興廢不可必治城今靜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墀
江近風雲改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暗閔元規
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過此留詩七年七月十六
爲書之壁

書子由絕勝亭詩

夜郎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縹緲中山滿長天宜落
日江吹曠野作驚風熨煙慘淡浮前浦漁艇縱橫逐
釣筒未省岳陽何似此應須仔細問南公蜀州新建
絕勝亭舍弟十九歲作

跋翰林錢公詩後

軾韶齷入鄉校卽誦公詩今得觀其遺跡幸矣元豐
八年正月二十日

書子由夢中詩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相過草草爲具
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車然肯見客旋買鷄豚旋烹

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却無喫明年閏二月
六日爲予道之書以遺遲子

題別子由詩後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築吾豈
敢試向伊川買修竹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
水玉相見茅簷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元豐七年
余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筠作數詩留別此其一也
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
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軾書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四終

